

瓜地馬拉共黨動亂

王建勳

壹 瓜國共黨勢力的崛起

瓜地馬拉是中美洲最北部的國家，自東北至南部，延伸於加勒比海與太平洋間，面積約四萬二千方公里，人口約四百五十萬，是中美洲較大的國家。

瓜地馬拉在一五二四年至一八二二年為西班牙殖民地，一八二二至一八三三年曾成爲亞古斯丁（Agustin De Iturbide）所建立的墨西哥帝國的一部份，自一八二三至一八四七年，瓜地馬拉又成爲中美洲聯邦的一洲，直至一八四七年始成爲獨立的瓜地馬拉共和國。但是在此後的十九世紀中葉一段時期，瓜地馬拉均在軍國主義統治之下。

一九四四年十月廿日，國內爆發革命，新政府成立，立即主持新憲法的起草及總統選舉，亞芮瓦諾（Juan José Arenal）當選總統，並於一九四五年三月就職。亞芮瓦諾一上台，就開始實行左傾政策，他一方面組織農民，一方面團結一九四四年的革命份子，以鞏固其所謂的「社會革命基礎」，而積極推行他的各項左傾政策，包括接管外國的企業。結果勞動羣衆勢力大增，自此政治權力亦由軍事集團轉移到基層。因此，瓜地馬拉共黨能利用民族主義抬頭的機會，組織勞工運動，而展開他們的滲透活動。

到了一九五一年三月，阿本茲（Jacobo Arbenz Guzman）在共黨公開支持下當選爲總統。阿本茲以土地改革爲行政中心，他首先促使國會通過有關土地改革的法律，然後他就縱容共黨公開活動，並把政府很多重要職位讓與共黨。以致阿本茲不但受到保守派的攻擊，亦遭到自由主義者的非議，隨之反對勢力興起，阿本茲雖不斷鎮壓，但終于在軍方的介入下，由卡斯地羅（Carlos Castillo Armas）領導政變，迫使阿本茲總統辭職。於是卡斯地羅繼爲總統，於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四日訂頒瓜地馬拉共和國政治規約，繼於一九五六年正式頒佈憲法。

一九六三年初，瓜地馬拉準備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的大選，選舉伊狄哥拉斯總統（Miguel Ydigoras Funes）的繼承人。當時由於國內共黨勢力羣

張，而企圖推出共黨人士參加競選。相反的，反共勢力毫無組織，大選極可能爲共黨所乘。當時的國防部長柏拉達（Enrique Peralta Azurcua）因恐共黨得勢，驟然發動政變，於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一日接管了政府。然後他就解散國會並公佈一項臨時約法，開始以命令治理國政。然而柏拉達執政以後，政府支出不斷增高，國家財政困難，因而在不斷增加關稅措施下，糧食與日用品價格暴漲，人民生活愈加困難。並且在共黨挑撥煽動下，學生經常暴動。由於國內政治不安，資金不斷向外逃遁，更由於柏拉達無法厘訂各項建設計劃，而失去美國以及國際金融機構很多援助的機會，此更引起國內各方不滿。因此，一九六六年三月，柏拉達在各方迫使下，終於允許舉行大選，軍政府雖極力支持民主憲政黨領袖阿吉拉（Juan de Dios Aguilar）上校競選，但是溫和的革命黨領袖，法律教授孟德茲（Julio Cesar Mendez Montenegro）在共黨極力反對軍人執政而轉予支持下，終於當選總統。

貳 共黨的恐怖與極右派反恐怖鬥爭

自從一九五四年阿本茲政府被推翻以後，共黨即被宣佈爲非法，若干共黨頭目亦都先後逃往墨西哥或古巴。但是他們却毫無困難的仍與國內共黨保持聯繫，一方面是古巴共黨的支援，另一方面是瓜地馬拉共黨利用墨西哥與瓜地馬拉邊界的漫長叢林地帶，難以防止他們出入國境。因此，儘管在軍事統治之下，瓜地馬拉共黨仍然發展成一支武裝叛亂組織。一九六〇年，瓜地馬拉共黨首先在東北地區麥那斯（Mirnas）山區建立一個游擊隊基地，接着就不斷向北部印第安人居住區發展。至一九六五年，瓜地馬拉共黨內部發生問題，親卡斯基的索薩（Yon Sosa）與托洛斯基派的利馬（Turcios Lima）宣告分裂，瓜地馬拉共黨武裝勢力亦隨之衰落。

一九六六年十月，托派領袖利馬撞車殞命，兩個對立的共黨組織又重新發生聯繫，因而瓜地馬拉的共黨又重振了武裝叛亂的力量。此後他們就不斷向農民滲透，但很少效果，反而學生與工人逐漸成了共黨武裝組織的核心，

尤其是學生，他們都不滿廿五歲，自命為「革命志願軍」，在他們參加共黨游擊隊以後，仍經常往來於麥那斯山區與學校之間。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孟德茲總統鑒於共黨武裝組織的逐漸擴大，乃下令薩加巴省(Zacapa)軍事長官阿吉那(Carlos Arana Osorio)上校對麥那斯山區的共黨游擊隊進行清剿。因此，在政府軍一連串的軍事行動當中，實際上已控制了共黨游擊隊的活動，並且亦切斷了他們與國際共黨的聯繫。但是在共黨游擊隊方面，他們雖然無力與政府軍正面衝突，但却將武裝組織分散在許多大城市當中，由潛伏而展開暴亂。自此各大城市即不斷發生暗殺與綁架等恐怖事件。此一共黨企圖以暴力來分散並抵制政府軍事控制的方法，的確使得政府的軍事保衛感到困難，難以對共黨的恐怖暴行作徹底的控制。因此，一些軍事首領們就開始秘密組織大地主們所擁有的「民防隊」，再專門授以暗殺技術，然後配合着秘密警察的行動，圖以恐怖對恐怖的方式來抵制共黨的恐怖暴行。從此以後，恐怖與反恐怖的鬥爭，更使得全國動盪不安。

由一些高級軍事人員支持下的極右派恐怖集團，是由一個四十三歲的農業技術工程師羅哈納(Raul Lorenana)所領導。他是一九五四年瓜地馬拉拳擊冠軍，自他父親被共黨槍殺以後，他即發憤要清除共黨。他們的組織名稱叫「白手」(Mano Blanca)，它的意思是：一方面象徵「民族主義運動」，強調瓜地馬拉的民族精神，一方面表示他們的組織就像手的五指一樣，分成很多「五人小組」，分別來執行反恐怖的暗殺任務。他們的費用多來自一些大地主及國會議員的支援，因此，一些富有的人以及國會議員們，經常接獲他們的來信——索取費用。他們的活動多在夜晚或天明的時候，亦有時冒充警察到住民家去執行反恐怖任務。他們不懼怕警察，即使是法官，因懼於他們的恐怖，亦不敢干涉他們。尤其這些「五人小組」的行動，在各自尋找暗殺對象當中，往往各行其是，因此，有很多人是在他們懷疑與報復下而被殺害了。就如本年一月五日，有十一個被懷疑左傾的革命黨軍人，在米拉(Chiqui Mula)地方被極右派恐怖份子槍殺了。又如本年一月十六日，廿六歲的瓜地馬拉小姐(Miss Guatemala, 1959)寇絲(Rogelia Cuna Murtinez)，她亦是懷疑與共黨游擊隊聯繫，而在離首都瓜地馬拉城五十公里的依斯崑拉(Esquintla)地方被極右派恐怖份子殺害了。在當天，還有七個農民，亦在離此不遠的地方被殺。

這種恐怖與反恐怖鬥爭的現象，墨西哥報紙曾這樣報導，它說：如果你是在瓜地馬拉，那麼你會感覺到死亡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情，人們亦會很習慣的漠視着他所認識的朋友於昨晚在街道的一角突被槍殺的新聞。並說：在瓜地馬拉的城市當中，每到傍晚，救護車的警笛以及機關槍的掃射聲，經常會打破街道的安寧。並且在每天瓜地馬拉當地的報紙上，經常會發現槍殺、綁架、陳屍的新聞。據倫敦「經濟學人」的報導：這種恐怖與反恐怖的政治鬥爭，只是在一九六七年，就有一千人死亡。另據美國「觀察」(Vision)週刊的報導，在瓜地馬拉左、右兩派恐怖鬥爭中，從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一九六七年七月，就有兩千人喪失性命。所以墨西哥人權委員會最近特別公佈了一項文件，該項文件不但公佈了這些被殺死亡的數字，並且亦證實這些被殺死亡的人，在恐怖與反恐怖的政治鬥爭中，很多都是無辜的。此外更指出瓜地馬拉的教師、學生以及工人們，差不多都有武器，由於很難分辨他們的立場，因而他們時常在猜疑中被殺或實施報復下而喪生。這項文件現已由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以及美洲洲國家組織研究當中。

叁 美國的軍事援助與共黨的新陰謀

孟德茲總統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間，亦曾宣佈要以軍事來懲罰瓜地馬拉左、右兩派的恐怖份子，但是並沒有獲得全國上下的支持。相反的，非但共黨的恐怖暴行逐日擴大，而極右派的恐怖集團，在軍方不斷暗中支持下，亦擴大着他們的反恐怖活動。恐怖已籠罩了全國。此外，瓜國軍方半年來對共黨游擊隊的清剿，顯然未能有澈底粉碎東北山區的共黨武裝組織。因此，軍方不得不承認目前的共黨游擊隊已有很好的裝備，他們雖盡量隱匿而不願與政府軍作正面衝突，但他們仍會待機而動的。

美國為維護中美洲的整體安全，對於瓜地馬拉政府則共所遭遇到的困難，曾多次表示願意支援。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底，美洲國家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召開美洲洲軍事會議，始正式討論到瓜地馬拉的共黨危機問題。因此，會議結束以後，美國即派了一個軍事顧問團到瓜地馬拉，以協同瓜地馬拉政府訓練一支反共黨游擊隊的特種部隊。並且據瓜地馬拉副總統馬洛甘(Marroquin Rojas)表示，美國在巴拿馬的空軍基地，特別與瓜國軍方有著密切的聯繫。他說：在巴拿馬的美軍飛機，經常自

巴拿馬起飛而不須着陸的對瓜國共黨游擊隊可能藏身的地區實施攻擊。

但亦很顯然的，孟德茲總統在對付共黨動亂方面，並不想完全依賴美國，就如他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向全國人民呼籲說：「瓜國的和平，是繫於瓜國人民自己的覺醒」。然而瓜地馬拉亦如其他開發中的拉丁美洲國家一樣，有83%的文盲，並且還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原始社會當中；在全國只有3%的男人和1.8%的女人是穿鞋的，5%的印第安人仍着古老的印第安人服裝。在經濟方面亦沒有進步，迄今他們的生活費用每人每年所得僅二百四十美元，還沒有超出十年以前的水準。此外，手工業不景氣，而不斷減低着工人的工資。死亡率的增加是驚人的，飢餓與疾病，都成爲瓜地馬拉的最大災難。因此，瓜國勞工部長加斯達勒斯（Oscar Castanes）最近就曾作如他的表示，他說：瓜國在未來的四年當中，雖然要保留9%的國家預算來發展電力、棉花和咖啡的生產，但是由於國人並不關心他們生產的進步，所以很難獲得進展」。尤其在一些富有的人們，他們寧願看着國內不斷的流血動亂，而不願意他們的經濟結構有什麼實體的改變，因而使得瓜地馬拉不但在刺共方面需要美國的支援，在國內經濟方面亦必須依靠美國。

但是在美國積極支援瓜國政府鎮壓共黨勢力擴張以後，瓜地馬拉共黨就更加緊展開反美宣傳，並意圖煽動國人製造仇美事件。他們宣傳着一九五四年左傾的阿本茲政府的被推翻是出於美國的干預。指責美國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統銷着瓜地馬拉的香蕉已有廿年的歷史，它不但經營着中美洲的鮮果，並且還控制着中美洲各國的政治生命。他們更指出，近年來由於美國在瓜地馬拉的資金特別發達，而逐漸控制了瓜國的鐵路與電力的經營。此不但使瓜國人民生活計日愈困難，並且亦阻礙了瓜國的各项改革。所以他們攻擊美國對瓜國政府的軍事援助，完全是爲了保衛美國在瓜國的利益。因此，就在瓜地馬拉共黨陰謀策劃下，瓜國人民的反美情緒日愈高漲，而亦逐漸發展成瓜國未來一個悲劇的情況。

肆 驚人的共黨暴行——槍殺美軍事件

自從共黨的恐怖與極右派的反恐怖鬥爭激烈展開以後，國內政治更加混亂，社會已無秩序可言，幾進入無政府狀態。因之，到了一九六七年，共黨恐怖暴行就更加猖獗起來，並且亦不斷擴大着他們攻擊的對象。就如一九六

瓜地馬拉的共黨動亂

七年八月間，瓜地馬拉城的警察局長魯貝斯被共黨恐怖份子所槍殺。同年十二月間，負責秘密警察任務的古都瓦亦被共黨份子槍殺了。至今，他們更陰謀策劃了驚人的槍殺美軍暴行。

就在本年一月十六日下午，駐瓜地馬拉的美軍顧問團團長威貝上校，與僚屬乘車經過阿勒拉國際機場的時候，不幸遭遇到一支共黨恐怖份子的埋伏。在一陣瘋狂的機槍掃射下，威貝上校與同車的美國海軍武官孟羅上尉當場死亡。另外還有兩個美國士兵柯利爾和博斯特亦受到輕傷。並且在當天晚上，担负着剿共任務的薩加巴軍區長官阿哈那上校住宅，亦遭到共黨恐怖份子的襲擊，結果僅一名守衛人員被殺死亡。

在這次事件發生以後，孟德茲總統首先作了一個極簡短的聲明，他說：古巴所支持的共黨份子，現在正被譴責殺死了美國駐此間的軍事代表團長威貝上校及一名海軍武官。隨後瓜國警方又作了一項指控說：此間發生的機關槍攻擊美軍官員事件，是卡斯特企圖推翻瓜地馬拉政府計劃的一部份。他並說：此次共黨暴行，係去年底共黨在哈瓦那舉行的一次會議中所策劃的。至於美國方面，似乎已洞悉瓜國共黨的陰謀，所以對此次事件並沒有向瓜國政府提出抗議。並且在事件發生以後，詹森總統立刻就派國務院主管拉丁美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奧利佛來到瓜地馬拉，隨即與孟德茲總統舉行了一次會談，會談內容並沒有公佈，但據瓜國外長埃米拉表示：此次事件，美、瓜兩國同意只是在瓜國共黨叛亂當中極易發生的意外事件。因此，瓜地馬拉政府是沒有什麼責任。

在事件發生的翌日——一月十七日，孟德茲總統就採取了緊急措施，宣佈了實施爲期一個月的全國戒嚴。即使在日間，對於來往行人亦要實行嚴格的檢查。並嚴格管制國內新聞及廣播事業，而使全國進入戰時狀態。同時，尼加拉亦立即派了一批軍事人員來到瓜地馬拉，以了解事態的可能發展，以便與瓜地馬拉軍方採取密切配合。據尼加拉瓜政府表示：這是整個中美洲國家爲了整體的安全所從事的必要軍事上的合作與準備。

但是自事件發生以來，儘管軍方採取嚴密戒備，共黨恐怖份子仍能繼續不斷的進行他們的暴行。在瓜地馬拉城，一月十九日，一個被共黨恐怖份子綁架勒贖的婦女被槍殺了。一月廿日，一個六十七歲的大地主阿勃和斯在駕車返家途中被共黨恐怖份子槍殺了。此外，一月廿一日晚，離瓜地馬拉城六十公里的多明哥和莫尼卡兩個農莊，亦被共黨恐怖份子放火焚燒了。並且在瓜地馬拉城附近的鄉村，很多咖啡、甘蔗以及香蕉等農作物，都遭到共黨恐怖份子的破壞。因此，孟德茲總統又宣佈全國戒嚴時間將再延長一個月。

——下轉第35頁——

羅馬尼亞黨政首領仍參加索非亞會議。

十一 召開世共大會的程序

布達佩斯協商會晤舉行之前，原定議題是協商召開世界共產黨大會的程序。到了開會的時候，俄共擁有會場上的多數。蘇斯洛夫乘勢提出今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召開世共大會。西德共產黨立刻提議大會應在莫斯科舉行。

羅馬尼亞聲明其保留最後決定權，不受「算學的多數」的拘束。其後敘利亞發言攻擊羅共，羅共要求全場道歉，隨即走出會議場。

會議仍然進行，並採納義大利共產黨的提議，決定組織籌備委員會，自四月二十四日開始工作，至大會開會為止。籌委會的工作是聯絡各國共產黨，徵求他們的意見，綜合起來提出大會。

十二 索非亞會議的兩個課題

蘇俄在索非亞會議中，提出美俄協議的禁止核散條約草案，要求華沙公約諸國支持。羅馬尼亞在去年八月間，即與蘇俄發生爭議，今年三月六日雖然到會，仍然提出修正案，為蘇俄拒絕。羅國亦即拒絕簽署這個條約。華沙公約諸國只有六個國家簽署禁止核散條約。

十三 美英俄聯合決議

三月七日，美英俄三國協議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一個決議案：凡是簽署禁止核散條約的非核子國家，自覺其受核子攻擊或核子訛詐的威脅時，得向安全理事會申請援助。

美英俄三國協議，對於自願不作核子武器的一切國家，給予核子傘以保障其安全。這一協議，將對世界全局發生重大影響，乃可料想之事。

十四 核子問題之美俄妥協

自大衛營會談以來，美俄兩國對於限制核子競賽，禁止核子擴散，避免核子突襲及核子大戰這些問題，由接近而妥協。局部禁試條約之簽訂及禁止核子擴散條約之協議，就是這一條路線上的里程碑。

這一妥協不是說美俄的矛盾可以解除。事實可以證明美俄對於一般國際問題與國際衝突，仍然各持有立場，未曾對任何重大問題作順利的解除。但是他們在核子問題上由接近而妥協，顯然給予毛共以重大的壓力，却無疑義。

毛共指責這個條約是「反華的核子聯盟」，這一指責可以說明條約的反毛的實質意義。

——上接第57頁——

伍 結論

近年來，拉丁美洲各國都面臨着國際共黨顛覆的危機；在南美洲方面，很多國家曾遭受古巴共黨的威脅。在中美洲方面，五個共同市場的國家如洪都拉斯、薩爾瓦多、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瓜地馬拉，亦正受到國際共黨的覬覦。其中尤其瓜地馬拉，自一九五四年左傾的阿本茲政府被一次軍事政變所推翻以後，國際共黨却一直認定這個富有戰略地位價值的瓜地馬拉是他們所必爭的地方，國際共黨亦不諱言要奪回該國政權。因為獲得瓜地馬拉，就比島國的古巴更易對中美洲各國進行顛覆與滲透。這就是國際共黨早已把這個富有戰略性的國家，看成在整個中美洲發動「革命運動」的基地。

另一方面，由於瓜地馬拉的貧窮與落後，而成爲共黨勢力極易擴張的主要因素。並且瓜國軍事力量不足，端賴極右派的反恐怖來結束共黨暴亂，適足更使瓜國政府孤立、加深社會混亂，亦是共黨可資利用日益加深的政治危機。至於此次共黨對美軍人員所實施的暴行，誠然是國際共黨對中美洲國家顛覆陰謀的一部份。比較明顯的，那就是瓜國共黨爲報復美國不斷對其叛亂基地的轟炸，乃意圖掀起一次如同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巴拿馬所爆發的反美暴亂事件。

可慶幸的，此次由於美、瓜兩國的諒解，而未使事件擴大。但是自一月十六日以來，無論是在瓜國政府採取如何的嚴密防制措施，却仍未能截止共黨的暴亂活動。並且就在瓜國政府軍事戒備當中，天主教會亦展開反政府運動，一些天主教神父攻擊瓜地馬拉政府經常鼓勵着極右派的反恐怖集團，以共黨罪名殘殺着無辜的人民，而表示着願意支持在 80% 的人擁有 80% 土地情形下所有被壓迫的人民發起「革命」行動。因此，對共黨加強軍事壓制，固然是當前所必要採取的措施，但是孟德茲總統如果不能積極改善國內一切有利共黨勢力蔓延的環境，澈底阻遏國際共黨的支援與滲透，則瓜國共黨必將藉機製造新的動亂。（五十六年三月十二日脫稿）